

最后的太阳纪

爱之巔，恨之岸。

猫小白著
MAO XIAO BAI

猫小白经典长篇『命运史诗』大幕开启！

2009年第三场末日浩劫席卷而至！

直到最后……
谁会留在我身边？
是你吗？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太阳纪·爱之巅，恨之岸/猫小白著.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015-5762-2

I.最… II.猫…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04986号

责任编辑：姚树军

责任印制：张新民

装帧设计：刘志娟 陈 渔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010-88390732

网 址：<http://www.ecph.com.cn>

印 刷：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660mm×960mm 1/16

印 张：16

字 数：276千字

版 次：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15-5762-2 定价：24.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上卷

第一章 忘记之夜

001

第二章 破冰而行

019

第三章 零之冰山

035

第四章 时光蚀洞

049

第五章 女王陛下

059

第六章 时光大帝

073

第七章 希望女神

095

第八章 深海之心

109

CONTENTS

THE LAST YEARS OF THE SUN

下卷

第一章 海之天使

127

第二章 气泡碎片

141

第三章 失魂时刻

155

第四章 种子萌发

173

第五章 番尼王国

191

第六章 希望大陆

207

第七章 飞越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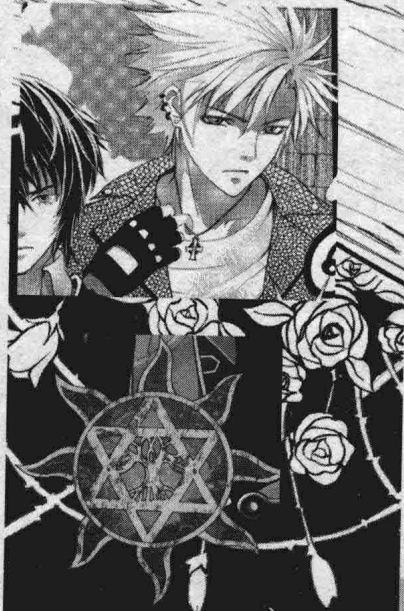
221

第八章 死亡之城

237

CONTENTS

THE LAST YEARS OF THE SUN



“给我！”

“给我！”

“给我！”

零第三次咆哮出这两个字，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四张一模一样的脸：哀伤无比的眉，哀伤无比的眼，哀伤无比的神情。

不要用这种表情对着我！我不允许你们用这种表情对着我！

不允许！

零收回了他伸向海砂的手，垂到身边，忽然用力攥紧，让它不再颤抖。

“零，你……”

海砂泣不成声，浑身无力。

零望着她，目光流露出从未有过的酷寒。

泪水模糊了海砂的眼睛，她看不清零身旁的双手已经青筋暴起，她迫使自己走向他，想要用双臂抱住他。

“滚开！”零粗暴地推开海砂，力量巨大，将海砂柔弱的身体推出去好几米。等海砂从震惊中爬起来，零已经甩门离去，决绝而无情。

“零！”

身体因为突然的悲痛而引发的不适，顷刻间消失无踪，海砂迅速从地上爬起来，飞快地拉开大门。

门外，此时虽然已经看不到零离去的背影，可她还是追了出去。看不到他的背影，没关系；不知道为何冒犯了他，没关系；此刻，在海砂身体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零，为了他，什么都可以。

看到海砂追随着零，什么都不拿就冲了出去。海琴大喊一声“海砂”，也要追出去，没想身后却有人用力地抓住了他。

他回过头，更没有想到的是——透抓住了他。

“透？”

“不要追，你不要去！”

“凭什么，又要换你去……”

“我也不会去！”

“傻瓜！你怎么能不去呢？你还看不出来吗？海砂……”

透不说话，海琴兀然愣住了。他盯着透，忽然间觉得异常陌生，过了许久，才红着眼睛问他：

“为什么？为什么你也不去追她，她什么都没带，钱包、钥匙！这没关系，她这一去就不会回来了！你明白吗？透！你不是说要娶海砂吗？你不是说要当我的妹夫吗？海砂她……她喜欢上那个人了！你看不出来吗？”

“我……”透说不上话，海琴的质问，他似乎一条都没有想到过，但似乎他一直都在想，一直都强烈地感知到。

在这里，胸口的这个位置，很痛，他想那里一定不是胃，那个地方应该是心，如此剧痛的是他的心。

“透！”

“我……”透又笑了，淡淡的，好像清水上的浮萍，“海琴，我有点累，去睡会儿，这里……”





他指了指下乱糟糟的房间，“就拜托你和雪莉收拾了，好吗？”

说完，他就打开套间最里边的房间的门，走进去，把门合上了。

“透。”海琴望着大门在他背后关闭，拿起他挂满装饰物的钥匙串，转身向门外走去。

“你去哪？”雪莉赶紧问。

“还用说？”海琴道：“去把海砂找回来，还有零。”

“零自然有海砂去找。”

“你胡说什么？”

“我是说海砂的事，就让海砂去解决啊！”

“这不关你的事吧！”

“是不关我的事！”雪莉挡到海琴面前，“但是海砂爱零，而零快死了！还有比这更难受的吗？如果连爱都没法说出口，零就死了，海砂怎么办？如果连最后的时光也不能和心爱的人一起度过，海砂怎么办？连透都明白的道理。这才是对海砂最好的选择，不要让她后悔，哪怕是痛也让她去。你是她的亲哥哥，你懂什么？”

“你！”海琴想要争辩，脖子却哽咽得疼痛。

“不关我的事？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啊！经历了这么多，甚至，我们是亲人啊！零的生命……”雪莉不愿意，却忍不住当着海琴的面哭了出来，“他……这已经足够了……够了！你就不要再做什么了！”

“雪……”海琴踌躇地退了几步，心里还有点不甘，但是面对雪莉的泪水，他从未见过的悲伤，他让步了，把钥匙重新丢到了桌子上。

哭泣，是件奇怪的事情，只要一一开始，就很难停止。

雪莉不想哭，一直以来背负着家族的压力，她都坚强地没有哭；遇到那么多次分离，她也没有哭；现在，却哭了，而且哭得不能自持，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你不要看我啦！滚回你的房间去！不要看我！”

海琴依旧盯着她，没有听从她的命令迹象。

“我走好了！不要看我！浑蛋！你一直在笑我吧！我也会哭！我这样的女人也会……”

“别说了！我没有笑你！”海琴一步向前，不由分说地将她抱住，她颤抖的肩膀让他不能承受。

“干什么？你……”

“我……”海琴抱紧她，原来坚强的她也可以这样柔弱得让人只能疼惜。

“你怎么？”雪莉在他怀里，被紧紧的呵护，先前激烈的反抗，逐渐变成娇柔的喘息。

“我……我……”

喜欢你，简单的字怎么就是说不出来。海琴努力再努力，都不行，只能把她抱得更紧点，再紧点。越来越安静听话的她，应该已经听到了他的心跳，听到了他的心。

II

又一次，还是追。海砂不明白，为什么她总是在追。从前，不管是捉迷藏，还是干什么别的，不都是别人追她的吗？

爸爸追着她，海琴追着她，透追着她。

而现在，她总在追。

在圣蒂兰岛的灯塔上，在幻魔的结界里，所有他们一起经历过的地方，都是她在追，追着他，追着那个16岁的华尔兹之夜，与她共谱了生命里第一只华尔兹的男人！

为什么？为什么总要我等你！为什么总要我听你的话！为什么不让我分担你生命中所有沉重的痛！

你知不知道，即便是不能分担，我也快要被它压垮了！



海砂绝望地看着阿姆斯特丹人流熙攘的街头，这世界的港口，每天要进出100万人的国际化大都市，任何一个个体，哪怕是陆地上最为巨大的大象，融进去，也会立刻会变成不能被察觉的沙砾。

零！你在哪里？

人行道上不断来往的旅人，都像背负着重重压迫的使命，急匆匆地走，被绳索拉扯着一样。他们从海砂身边经过，不断地冲击着她的肩膀和她的脚。

海砂觉得自己站在这里，在人与人组成的激流里，马上就要崩溃了。

突然，在街对面的人流中，一个男人的背影吸引了她，他的头发，还有身高，都是那个熟悉的样子。

是他，绝对是他！

海砂立刻冲了过去，忘记了她面前的街道上来往穿梭的都是急速奔驰的钢铁巨兽。

刺耳的刹车声，尖刀一样，钻进了海砂的耳洞。她的身体因为对危险本能的恐惧，停了下来，但她的双眸却直直地继续跟随街对面那个男人的身影，忘记了生存下去的理由。

“零！”

她大声地喊，哪怕是能让他回头，失去生命也可以了。

忽然，她看到大街在她视野里沉落下去，她被人举起来，抱紧，拉回了人行横道上。

抱住她的手臂，长而有力。但把她从车祸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的人，放下她后，便立即从她背后消失了。

海砂回过头，她熟悉那个人手臂的触觉。

是零，把她从大街上抱了回来。她连忙回身去追，却只看见在很远的地方，他黑色的背影越行越远。

不过，她知道这一次还不能追上他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她用力地推开人群，向零追过去，周围是一片谩骂声。

“疯子！”

“谁去找警察来？”

“这里有个疯子！”

.....

疯子，确实，海砂已经变成了疯子！面对这样绝望的爱，谁还能保持正常！

在阿姆斯特丹混合了各国奇妙元素、庄重与疯狂并存的大街上，她不知疲惫地穿梭寻觅了一天。最后，她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蔚蓝的边缘。

海，海的那头就是雪白的大陆，北极圈的怀抱。

海风吹打到她的身上，她这才发现自己一直赤裸着双脚，身上只有一条适合夏初穿的睡裙。

这里是阿姆斯特丹，而且是冬季，虽然还没有下雪，但那摄氏零度的风，已经让水泥的海岸线都变成了封冻的灰白色。

海砂不明白她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冷？她看着自己的手臂，还有双腿，都冻成了青紫的颜色，居然不冷，一点都不冷。

甚至，站在海边，她还想去接触一下海水，因为被这些海水连接的，是北极，零的家。

她缓缓地走向海岸，伸出手，一步又一步。忽然，她的身体不能再往前移动，有人从背后将她紧紧抱起。

刚好就在此刻，夕阳于天际线间沉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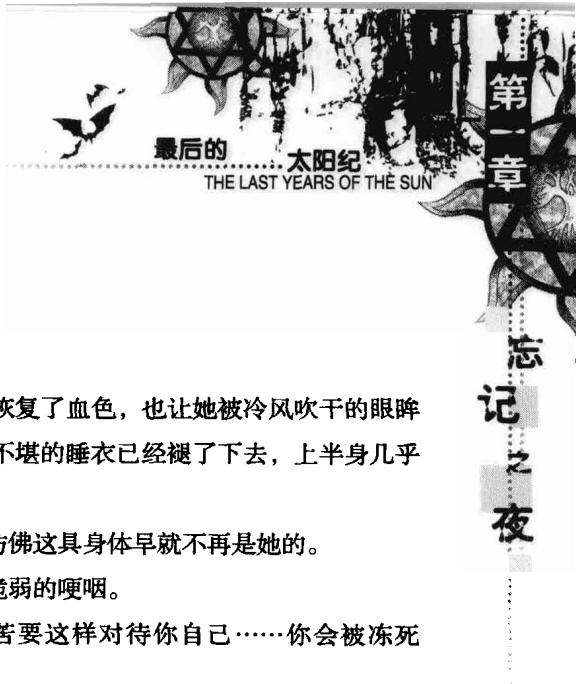
笼罩着海砂的天幕中忽然绽放出星辉的银光。银光过后，海砂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布满尘埃的古堡。

背后有沉重的呼吸声，击打着她的耳廓。她抬起手，沿着那呼吸声，摸上去，摸到了他冰冷的发稍和挺直的鼻梁。

“零？是你吗？”

没听到零的回答，耳朵里只有他粗重的呼吸声。他抱着她走进浴室，拧开深红浴缸里古旧的水龙头，一股棕红色的脏水流出来后，乳白色的蒸汽开始让浴室





里欧式风格的深色花纹变成温馨的粉红色。

水的温暖让海砂冻得青紫的手臂渐渐恢复了血色，也让她被冷风吹干的眼眸清晰起来。她看到被水冲击的自己，破烂不堪的睡衣已经褪了下去，上半身几乎彻底地裸露出来。

但奇怪的是，她一点都不觉得害羞，仿佛这具身体早就不再是她的。

紧抱着她的双臂倏然落下，她听到他脆弱的哽咽。

“何苦要这样，何苦要来找我，何苦要这样对待你自己……你会被冻死的……何苦……何苦……”

“零，我找到你了！”

海砂转过身，拥他入怀。

穿过浴室的大门，在冰冷的走廊尽头，那里有一间很大的卧室。卧室中央有一张很大的床，床上猩红色的床罩上满是灰尘。零把床罩拉开，细腻洁白的羊毛毯露了出来。

他把海砂放到毯子里，裹紧，试探着她额上的温度，那双紫瞳疼惜地从她身上一寸一寸地抚过，那样的温柔，那样地伤痛，一点都不像他。

“零……你变了。”

“海砂……”

零的身体变得僵硬失控，身下虚弱的少女，举起她纤细的胳膊，用指尖轻轻地插入他的发中，在那里用心地抚摸。

“不要这样……对我……”

“零。”

零逐渐控制不住自己，他不应该离开的，他应该早就知道她会追出来，不顾一切地追出来，穿了一件睡裙在近似零度的东欧大陆从早晨追逐到傍晚，几近疯狂。

他又何尝不是。

他垂下身，靠近海砂，更近些，与她几乎融合。

算了，任何事都算了。双唇贴紧，视线因为距离变得迷乱，身体再也分不清彼此，这一刻，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只有对方的体温和呼吸，在那里，神圣无比！

III

“零，我爱你！”

“我……知道。”

答案真的不重要了，海砂摇摇头，不再让声音打扰这一刻亲密至极的宁静，她感受着他，感受着他滚烫的皮肤，急促的呼吸和甜蜜的爱抚。

但就在那里，就在他要完全占有她的刹那，他停了下来，紧靠着海砂的身体剧烈地颤抖。

他在颤抖，为什么？

海砂抚摸着他的头，用她的抚摸，告诉他，没关系，怎么样都没关系，这具身体，包括这身体里的灵魂，都已经是你的了。

海砂摸着他的头，他却抖得更加厉害。过了会他的肩膀终于平静下来，黑暗中的他紧紧地拥在海砂身上，包裹着她，山一样，也安静得山一样。海砂不知道他究竟怎么了？

为什么安静？

忽然她感觉到温热的液体打在她的胸口，一滴接着又一滴，然后汇流成河。海砂触碰到那液体，顺着液流的方向，向上摸过去，在那里她摸到了他的嘴唇，他的鼻梁，然后是他的眼睛，一片湿润，液体的来源正是他的双眸。

他哭了。零，哭了。

为什么？

海砂紧紧地抱住他，世界上最强的男人，也是此刻孩子般在她怀里哭得崩溃的爱人。





“零，我没关系，你对我怎样都没关系……”

“不是。”黑暗中，零的声音脆弱不堪，在那里靠着的似乎已不是他，而是那个小孩，在雪地里孤独地望向天际，光着脚，满身伤痕的小孩。

“零……”

“不是你……不怪你……不是你！是我，我……”

“零。”

“我不要再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跟我一样……不要，再也不要……不要再有一个孩子，身上流着我的血，苍御的血，不要……不要……再也不要了！永远不要了！”

“零。”海砂再也感觉不到眼泪，那里已是一片苦涩的汪洋。她只能抱着他，绝望地用尽全部力量。零也抱着她，身体的感觉都已混乱，哪里是她，哪里是他。

“零，不要离开我，我……”

“我爱你！”

她再也分不清他和她的距离。分不清，也无所谓；没有未来，也无所谓；就这样死了，更无所谓。

IV

黑暗，似乎是不透风的丝绸，又似乎是过于浓密的雾。

走，海砂意识到她在走，在这种离奇又神圣的黑暗中，慢慢地不自主地走，向前走。走着走着，黑色好像淡了，又像是薄了。薄和淡，哪个词更加贴切，海砂不知道。

她在哪里？发生了什么，她都不知道。

甚至连时间，今天星期几，早上还是晚上，之前的我在哪里？干什么？都忘了，彻底地遗忘。

黑色终于薄到能看见别的东西。

一座城堡，海砂看到在绿得发黑的茂密树林中，有一座城堡。塔楼硕高，哥特式的穹顶尖如刺角，枯死的藤蔓包裹着城堡铅灰色破损的外墙，在那里，蔓延如水妖的长发。

海砂一步步靠近城堡，城堡前的护河里流淌着墨汁一样的河水。草地是枯死的浅灰，过于茂密的森林里弥漫着一层深色的瘴气。

这是哪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海砂到处张望，突然在城堡门口的台阶上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认真地玩弄着手上的娃娃。细细去听，她小幅度变化的嘴巴里似乎在唱着一支曲调久远的歌谣。

海砂向小女孩走过去，走到她面前。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海砂惊奇地捂住嘴，她的声音听上去好怪。她连忙望向身侧的护河，黑色的河水映照出她的脸，小小的，有一双很大很亮孩童的眼睛。

河水中她的脸，只有8岁。

怎么回事？她连忙抬起她的手，放到目前，果然那手也是胖嘟嘟的，粉粉的莲藕一样的孩子的手。

这时，她再抬头面对那名坐在台阶上的女孩。

小女孩看上去也只有8岁，但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海砂，嘴角有不易察觉的微笑。那样子，就好像她早就知道海砂会惊讶，会不知所措。

“这是哪里？你是谁？我怎么会到这里来？”

小女孩歪着头盯着海砂，忽然把她怀里的娃娃送了过来，塞到海砂的怀里。海砂接触到她的娃娃，飘荡的心好似忽然爬上了岸。

“是你自己过来的。”女孩也终于说话了。

“我自己过来的？”海砂不理解。

女孩点点头：“因为你在找我。”



“我在找你？为什么？”

女孩不再说话，转过身推开城堡的大门，从夹缝里钻进去。海砂立刻跟上她，也走了进去。

城堡里也许有过金碧辉煌的舞会，一些镶着贵重金属和宝石的酒杯里还有红酒的残色；也许这里还有过许多神奇的故事，被纯手工绘制的壁纸装饰的墙壁上挂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兽头。

不过此时，那些曾经的记忆和辉煌都沉睡了，深深地被蛛网和灰尘覆盖，仿佛被时间遗弃。

“快来。”

小女孩在楼梯的上方，对着海砂招手，海砂随她走入城堡的腹心，城堡主人居住的卧室。

站在卧室门外，小女孩停了下来，打着手势让海砂保持安静。海砂听从她的指挥，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学着女孩的样子把耳朵贴到门上。

门的那一头，有两个人在激烈的争吵着。

“是你！是你杀了姐姐！我知道是你，为了那个……啊！你要干什么？住手！昔……你会被诅咒……的……”

“哼……谁能够阻止我！谁……”

“啊！啊！”

突然房间里不再有争吵，只有一声又一声，越来越虚弱的惨叫从里面传出来。

“怎么回事？里面发生了什么？”海砂问小女孩，她的肩膀变得太瘦小，没办法推开卧室的大门。

“在里面……”小女孩神秘地微笑着，一瞬间容颜苍老异常，“爸爸正在送舅舅去天国。”

“送去天国？”海砂低声惊叫，“爸爸在杀舅舅吗？”

“嗯。”小女孩点点头，显得十分平静。